

29 Mar 2024

ARTalks

“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——賴志盛《川堂》一年計畫”

Link:

[https://talks.taishinart.org.tw/members/225/38487?fbclid=IwZXh0bgNhZW0CMTAAR0H6Mb811K8GK3IRkLdJVeM8jcrIt70Cp1uGiQY6o1BO5uevl6DL7b0mY\\_aem\\_AarcakMMnlX9rFIXiB5O2vpfhCzaZwxNqear7paTBt27cbiVyf9XeEGfOO7m\\_ZGuMh844f8K1TPgKcltojNTnUu6](https://talks.taishinart.org.tw/members/225/38487?fbclid=IwZXh0bgNhZW0CMTAAR0H6Mb811K8GK3IRkLdJVeM8jcrIt70Cp1uGiQY6o1BO5uevl6DL7b0mY_aem_AarcakMMnlX9rFIXiB5O2vpfhCzaZwxNqear7paTBt27cbiVyf9XeEGfOO7m_ZGuMh844f8K1TPgKcltojNTnUu6)

## 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 ——賴志盛《川堂》一年計畫

Author: 張韻婷

評論的展演: 賴志盛《川堂》一年計畫

展演地點: 臺北當代藝術館

展演時間: 2024.01.27–2025.01.05

刊登時間: 2024年03月29日 19時43分

最後修訂: 2024年04月03日 09時38分

Share  Comments 



明亮多了！這是進入臺北當代藝術館（後簡稱當代館）後的第一印象。一反過去封閉式的方形展示空間，正對大門的第一件作品《川堂》推倒了空間的牆，引入了充足的日光，露出了館建築後方建國中校園的一角。這是賴志盛在當代館一年計劃脈絡下所展出的作品，他越過了機構與機構間的邊界，以露台「侵入」了國中的校地。露台上安置了一只石製的乒乓球桌，角落裡有著球拍與小橘球。觀者可以登台望向校園，亦可選擇拿起球拍來一場運動競賽。

### 越界

《川堂》長達一年的展期與藝術家另一件同為長展期的《接近》有著相同的「越界」特性，後者於臺北市立美術館（後簡稱北美館）三樓方形迴廊處展出了兩年（2020–2022年）之久。前者搭起一座越界露台，後者則興建了一只通天高台。在《接近》的藝術家想象中，迴廊灰色的女兒牆如同一只方池邊界，包裹著北美館一樓挑高大廳（1）；賴志盛搭建一座越過矮牆的高台，讓人探身向前——一方面，得以去到從未去過的池子裡（一樓大廳上方虛空之處），另一方面，可觸摸從未觸及的天花板。探向空池、上達天界，《接近》越過一座由虛空與距離造就的無形邊界，將觀者送至他們從未涉入之地。同樣是越界，《川堂》則實打實地敲碎邊界／高牆，跨過機構與機構的邊界，將作品置於兩者之間，露台上的球桌以球網為界，一半在外一半在內，一半在當代館室內，一邊在國中校園裡。



賴志盛，《川堂》，2024年。圖片：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。攝影：王世邦。



賴志盛，《川堂》，2024年。圖片：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。攝影：王世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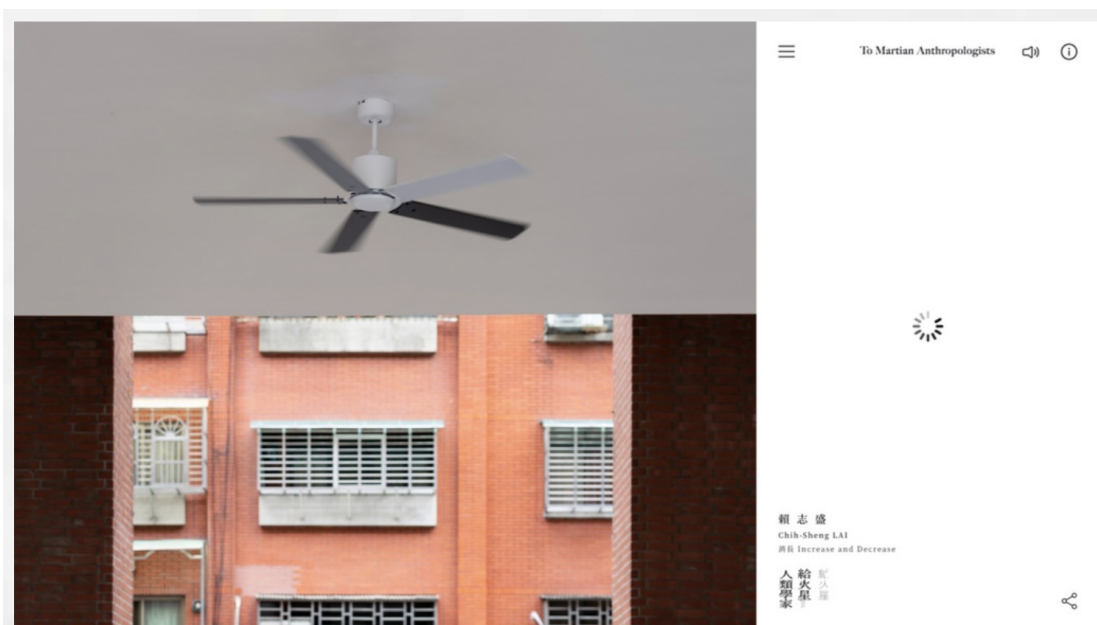
### 過渡

在展陳空間上，兩者亦有共同點。它們皆位於具有過渡特性的「展間」，《接近》位於北美館三樓方正展間外的迴廊廊道，《川堂》則在當代館入口對門的位置，那是尚未越過剪票口的方形等候區／展間。兩件作品都企圖讓觀者在此過渡地帶多所逗留。《接近》中的觀者或徘徊在迴廊眺望光亮的一樓大廳，或登上高台碰觸挑高的天花板。《川堂》則延伸了展場，以露台開出新的路徑與風景，而其上的乒乓球桌更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流連藉口——如果人們無法專注於當代藝術，至少可以專注於擊球；或者，若無法

進行腦內運動，至少還有身體可以自由活動。

### 駐留

嚴格來說，《川堂》並未真正成為當代館與建成國中的川堂，因為兩方的人們都無法自由進出彼此的空間。露台前緣的鎖頭成了鮮明的禁制標誌。唯有人們的視覺可以自由來去，校園一景被借入了館內，館內露台上的作品一角進入了校園。若校園中的學生目光再往內探，可以通向當代館大門口，門外成了另一個校園窗景。賴志盛另一件真正位於川堂的作品《輕風徐來》(2020年)更接近《川堂》所凸顯而延長的「過渡」本身。《輕風徐來》為一特製的黑灰白漸層吊扇，懸掛在展覽「給火星人類學家」(2)中聯通一明一暗兩大展間的川堂天花板上。扇葉在上緩緩轉動，色彩漸次變化，演示著「過渡」，亦遙遙呼應著同展中的另一件在線上展陳作品《消長》(2020年)，後者變造電腦中等待檔案下載的旋轉小圖示，使之成為無始無終逕自轉動的動畫，過場效果轉身成了主要內容。「過渡」在此成為主角，它凸顯自身並邀約公眾的凝視與駐留。



左圖：賴志盛，《清風徐來》，2020年。右圖：賴志盛，《消長》(線上作品)，2020年。圖片：「給火星人類學家」提供。

在美術館裡打乒乓球！若從此觀點切入，這件作品將趨向「參與式藝術」的討論。然而，相較於參與式藝術以眾人行動作為作品核心，《川堂》的重點在於打開的一個從未有過的空間、越過那一個有形或無形的邊界。可供人參與的乒乓球賽更像一個手段，或是一個構成作品的元素。在此，《川堂》仍然延續藝術家一貫的感性思考，如同他在計畫中所言「這川堂是一個特別的重逢，希望能輕盈地在我們的感覺裡展開」。(3)

在我正準備發球時，校園裡一位穿著制服的少女緩緩靠近露台，她面無表情地將不知何時落下的乒乓球丟回露台之中，然後立刻轉身離去，沒有留下隻字片語。我無法從她的臉上辨識她的情緒，她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丟回這顆球？是「又一顆天外飛來的球，到底有完沒完？」、「哇！又撿到一顆，今天一定是我的幸運日。」，還是「日行一善感覺真好！」……。對於習慣當代藝術的觀者而言，美術館出現一個乒乓球桌並不令人感到太過驚訝，但對於臺灣的國中而言，這或多或少是一種擾動——牆面消弭了、露台溢出了、藝術「侵入」校園了。在升學的日常裡，在這些國中生的心中，振翅的蝴蝶將引來何種效應？

---

(1)請參見台北市立美術館當代藝術館官網：[https://www.tfam.museum/Exhibition/Exhibition\\_page.aspx?ddlLang=zh-tw&id=671](https://www.tfam.museum/Exhibition/Exhibition_page.aspx?ddlLang=zh-tw&id=671)瀏覽日期：2024年3月27日。

(2)請參見「給火星人類學家」官網：<https://martian.beauxarts.tw/home>。瀏覽日期：2024年3月27日。

(3)請參見台北當代藝術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mocataipei.org.tw/tw/ExhibitionAndEvent/Info/一年計劃「川堂」>。瀏覽日期：2024年3月27日。